从尘世叩问到永恒追寻——论陈赞一《清净的心》《情牵集》《先觉者》中灵魂寻路的三重向度

孙新运

1966 年 9 月出生，辽宁省丹东市人，获沈阳师范大学学士学位，获辽宁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曾在辽宁师范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辽东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出版专著《蔡楠小说论》《解读杨晓敏》《孙新运评论集》，发表过 30 余篇学术论文，主持过多项省级研究项目。中国修辞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2013 年获得金麻雀奖理论类提名奖，被评为 2013 年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越来越荒芜，世界的荒诞性越来越强，人们的生存焦虑越来越强烈。许多诗人陷入困境之中找不到突破口，在荒诞的世界中发泄私人的情绪。萨特说过存在主义是严肃的乐观主义[1]，陈赞一通过诗歌选择了自己的路，在荒诞中寻找意义。陈赞一的通过诗集《清净的心》《情牵集》《先觉者》发现了心灵栖息之所，扛起了现世之担，找到了终极的归宿。陈赞一在这三部诗集中完成了个人的突破，集体的点亮，精神的超越这三重向度递升。

一、自然之境与心灵本真：《清净的心》的存在主义起始

在《清净的心》里，陈赞一把自然中的各种风物当作屏障，遮蔽了俗世的喧嚣，让心灵回归本真状态。宁静的大自然，畅远辽阔，稳健成熟，唤醒了抒情主人公的存在意识，诗人在世外桃源中，叩问我为何存在。如在《倾听（代序）》中陈赞一写道：飞鸟去，浮云散，长天阔，落叶残，青树老，空山静，我独自在山径上，倾听自己心跳的回响。诗人用这首诗代替序言，也就是这首诗为这部诗集定下了基调。抒情主人公“我”独自一人在山径上倾听自己的真实的心声，是孤独地在山径上回望内心，倾听内心的真实想法。山径是在秋天的空山中，郁郁葱葱的大树已经变得苍老，翠绿的树叶已经变黄变残，簌簌落下，空山变得寂静。仰望长天，鸟儿飞走了，浮云散尽了，长天变得更加渺远空旷了。这里通过自然之境挡住了外界的喧嚣，在这样寂静旷远之中，抒情主人公回归本心，唤醒了人的存在意识。

（一）用自然元素构筑的心灵退守之所

陈赞一通过对自然界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为抒情主人公营造了一个心灵退守之所，在那里可以有一个让心灵安放的场所，给疲惫的心灵保留一个栖息之地。

[1] [法]让-保罗·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第 22 页。

1.用山水完成心灵对尘世纷扰的避让

在陈赞一笔下，空旷的高山，宁静的流水，营造了一个物理隔离带，让身体与心灵都卸下生存的重负。抒情主人公让心灵避让尘世的纷扰，倾听内心的真实感受，回到本真状态。如在《清净的心》中，陈赞一开篇就用了大量的疑问句对现实发问，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到，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发问不仅包括问之所问，还包括问之所以问[2]。《清净的心》的第一诗节连用了两个“为何”，表现了尘俗世界中的凡尘沾染了清净的心，并询问无心出岫的浮云何时能化作倦鸟，飞返归林，只问不答。第二诗节，连用两个“何必”，进行反问，表示不能让尘世中的凡尘沾染了清净的心，既然出岫是无心的，何不化作飞鸟飞返归林，只问不答，文中有答。前两个诗节运用类似《诗经》的重章叠句，大体格式相同，只换了几个词语，完成了诗歌意义的递进。第三诗节写飞返“我”出生的山林，诗人用了六个排比句表现了飞返山林的快乐，从此抛弃了营营役役的俗世，寻找心灵的安身之所与灵魂安放之地，叩问本真的自我。

2.通过自然意象勾勒内心宁静的角落

在陈赞一的诗集《清净的心》中 ，自然意象不再是单纯的背景，也不是物的点缀，而是为抒情主人公营造出的内心宁静的角落。只有跳脱出外在世界的牵绊时，我们内部的思想就开始发展起来[3]。当抒情主人公凝视一个自然意象的时候，内心便从浮躁的俗世跳脱出来，那自然意象营造出的小小的空间，映照出自我的本心，完成精神的对话。如《小事物》中那一朵又一朵的小野花，《飘远了》中那缥缈的烟波，长堤边的垂柳，波头的余晖，低徊的水鸟，都以各自的姿态展现在抒情主人公的视野中，把尘世的尘嚣过滤掉，让内心的本真显露出来。

3.在自然节律中逃离现代性的异化节奏

自然于人类，不仅是物质的，还是过程和结果，自然神圣的馈赠循环往复，哺育着人类[4]。大自然的四时更替，草木荣枯，动物昆虫的蛰伏变化，也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节奏。陈赞一在诗集《清净的心》中，遵循大自然最本真的节律生活，抵抗现代性的异化。如在《难道你未曾》中，抒情主人公认为西风看见过灿烂光芒、小草的勃勃生机，嗅过泥土的清新气味、鲜花的阵阵幽香，听过飞鸿快乐的叫声，就不应该如此的灰沉。人们对自然形态的认识和感受是一种快乐[5]，人们应该随着大自然的节拍，领略大自然的美，抚慰自己的心灵，阻断尘世的喧嚣。

（二）以心为轴：借清净初心对世俗常规的自主背离

如果真有一个手执智慧之灯的人，则他必然会从这黑暗而多歧世途中找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6]。陈赞一在诗集《清净的心》中，抒情主人公正因为拥有清净的初心，才会在尘世中自主地摒弃喧嚣，从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找到自己的路，找到自己的心灵栖息地。

[2] [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2018 年，第 7 页。
[3] 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55 页。
[4] [美]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著，吴瑞楠译：《论自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 年，第 6 页。
[5] [美]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著，吴瑞楠译：《论自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 年，第 8 页。
[6] [加]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19 页。

1.众人向外求索名利，诗人向内锚定清净本心

陈赞一在诗集《清净的心》中表现了常人孜孜以求地追求名利，追求身心之外的物质和荣誉，而抒情主人公却和身外的物质追求主动剥离，以清净的心观照世界。梭罗曾经在《瓦尔登湖》中说到，“我从来不肯让实际的占有这类事情灼伤我的手指头，人越是有许多事情能够放得下，他越是富有[7]。”抒情主人公用清净的心向内观照自己的本心，让自己从喧嚣的世界中剥离出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如在《内外》中，陈赞一从内外两方面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常人不同的追求和寻索。有人在市场内寻找食物，有人在试卷内寻找前途，这是人活着必需的，但是有人在保证温饱之后，在道德规则之外追求金钱，有人在正途之外追求名誉。这些不管是在内还是在外的追求，都是心外之物，却没有人在心内寻找清净的心。

2.从世俗规则的被动裹挟，到主动选择以无垢之心立世

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对名利的追求充斥着俗世人间，熙熙攘攘的常人孜孜以求地追逐物质世界的富有与名誉。陈赞一的诗集《清净的心》中的抒情主人公主动剥离世俗规则的裹挟，主动寻找让内心清净的场域，铸造心灵的精神港湾。如在《一颗无垢的心》中，抒情主人公呼唤给一颗无垢的心以停泊的港湾。浩渺的天空中云蒸霞蔚，但是没有一片云彩能载动一块小石子。茫茫林海中没有一棵大树能让一只凤凰栖身。纷纷攘攘的红尘中，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让无垢的白，不沾俗尘。这些看似宏大的背景中的具体物象没有能力撑起不相称的事物。抒情主人公发出了精神的叩问：“宇宙无边，那一颗星星，能够载得下一颗无垢的心。[8]”寻求心灵的纯洁，并以清净之心处世。

3.以慢节奏生活完成对现代性规则的软性反叛

在快速发展的都市中，常人都在浮躁中追逐，在重复中快速运转。陈赞一诗集《清净的心》的抒情主人公放慢生活的节奏，从外在的喧嚣中，转向内心的静观，从现代性高速运转中放慢脚步，对俗世进行软性的反叛，回归自己的本心和初心。如在《抹不去》中，抒情主人公反问，为什么不能醉倒在松涛之上，细数陨落的流星，为什么不躺卧在青草地上听着鸟语，细看秋云的变幻。为什么不能淹留在让人迷恋的幽谷中的雁影，深山的小径，山峦间的薄雾，落日旁的晚霞中，停止在人生窄路上的追逐，停住脚步，完成人生的责任，寻找自己的良心。

二、苦难现场的悲悯觉醒：《情牵集》从独善到共在的存在跃迁

陈赞一的诗集《清净的心》在自然之境中完成心灵的本真，开启了存在主义的探寻，完成了个体存在的觉醒。陈赞一在诗集《情牵集》中，开启了从独善其身到悲悯之心的觉醒，从对清净之心的独守，到对苦难现场中众人在生存困境中的挣扎的分担，从个体存在到群体存在的跨越。诗歌精神也从《清净的心》的独善其身进入到兼济天下的境界。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把自己的存在的责任完全由

[7] [美]亨利·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页。
[8] 陈赞一：《清净的心》，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6年，第8页。

自己担负起来。还有，当我们说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人负责[9]。”

（一）从自我清净到直面他者苦难的责任承担

在陈赞一诗集《情牵集》中，抒情主人公已经不满足于拥有清净之心的自身修为，而是在清净之心中走出，走到众人之中，他看到了底层人们的苦难，扛起了兼济天下的重担。人在为了自己作出的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了选择[10]。如在卷首语《写不尽》中陈赞一写道：“墨写得尽，笔写得枯，就是写不尽人间的苦，更写不尽人间的爱[11]。”抒情主人公认为用尽所有的笔墨也写不尽人间的疾苦，更写不尽人间的爱意。可见陈赞一从自己内心的闭环中，走到了底层社会中，感受到了人间的苦与爱。

1.从山水自然到街头巷陌的苦难场景转换

陈赞一在诗集《情牵集》中，把视域从自然山水聚焦到社会万象中，把目光从渺远纯净的大自然转向香港底层社会的真实生活中，回到在《清净的心》中被过滤了的俗世中，完成了从空灵到现实的精神转向。如在《人类》中，抒情主人公面对人类发出一系列疑问，十亿百亿的人可曾体会自己是从尘土里来，往尘土里去的人类；可曾体会自己是被教导什么就做什么，被引导哪是对就哪是对的人类；可曾体会自己辛苦地工作，拼命地沉醉的人类，可曾体会自己是人类，有多少个没有沉醉。陈赞一的视野已经从自然山水，从自己的内心扩散到十亿百亿的人底层的人们，扩展到人类的苦难。

2.以诗歌为媒介接入他者的疼痛体验

陈赞一在诗集《情牵集》中，不但把焦点对准了苦难的场景，而且是亲自体验场景中的苦难，并且表达自己的怜悯与同情，关心与不平，把自己的情感与底层人们共情，成为苦难的一部分。如在《天桥下的寄居者》中，抒情主人公描述了天桥下的寄居者的生存境况，冷风是他的良伴，桥底是他的归宿，很多人从他身边经过，但没有一个是他的朋友，别人施舍于他的是鄙夷的目光，他还别人以漠然的眼神。他以星月当明灯，以世情为黑布，他点上明灯，拉下黑布，沉默地睡在其上。陈赞一在这首诗中展现了天桥下的生活困境，其中包含着抒情主人公的悲悯之情。

3.把他人的苦难内化为自我存在的一部分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提到，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12]。陈赞一聚焦底层人们的苦难境况，还对底层人们的苦难报以同情和怜悯，更把底层人们的苦难内化为自我存在的一部分。如在《假如》中，诗人写道，如果是一片云，他愿意化作雨点去滋润枯干的世人；

[9] [法]让-保罗·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7-8页。

[10] [法]让-保罗·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8页。

[11] 陈赞一：《情牵集》，加略山房，1993年，第7页。

[12][法]让-保罗·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如果是一片海，他愿意化作蒸汽，去温暖冰冷的人心；如果是一双不眠的眼睛，他愿意含着永恒的热泪，让世人明白，这世上还有不结冰的心。诗人把世人的苦难塞进了自己的心中，把世人的苦难当作自己存在的一部分，诗人要把世人的苦难统统扛起，帮世人减轻苦痛。

（二）用共情书写对抗世界荒诞的存在主义实践

陈赞一在诗集《情牵集》中，不但直面苦难，承担苦难，还对抗苦难。他直面世界的荒诞，打破世界本该如此的假象，拆穿要安分不要以下犯上的谎言[13]，自己作出选择，替底层的人们发声，对社会的不公发出激烈的质问，并对荒诞的世界主动出击。

1.在苦难叙事中戳破世界理性的虚假表象

陈赞一在诗集《情牵集》中，对虚假的理性世界进行深刻的揭露，直面世界的荒诞，直面世界的苦难，揭示世界理性虚假的表象。如在《一列车》中，陈赞一写道，一列车的汽笛响起，人们都以为是驶向完结的前方，车站不停地飞逝而过，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光芒。天上是沉云密布，地上的长轨结满了寒霜，前方依然是没有尽头的长路，回头观望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是留下回忆中的跌宕起伏，和窗外的风雨茫茫。“我”独坐在一列安静的车厢，慢慢驶过这人生的荒凉。陈赞一把这一列车比作人的一生，貌似人的一生中风光无限，一直向前，其实这些都是理性世界的假象，实际上人的一生就像坐在一列平静的车上，慢慢品尝人生的苍凉。

2.用个体共情消解荒诞带来的存在冷漠

陈赞一在诗集《情牵集》中，不但揭露理性世界的虚假，还以赤诚之心同情底层人们生存的苦难，消解底层人们由于荒诞给他们的存在带来的冷漠，理解底层人们生存的困境，以饱满的热情去融化世界的冷漠，给底层人们以人性的温暖。如在《开眼的瞎子》中，陈赞一质问那些睁眼瞎，你看不见春草是怎样染绿了平原，秋风怎样染红了山径，白云在天上慵懒地飘，细浪在腾挪，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小孩脸上的微笑，老人脸上深深的皱纹，乞丐的钵头，露宿者的瑟缩，别人的喜怒哀乐，下层人们的底层人们的苦难；自己脸上已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疲惫，真善美已经从你的心底溜走得无影无踪，岁月拖着你向坟墓狂奔，自己的营营役役中奔向死亡；你更看不见你在起起落落匆匆忙忙之中，“失掉了一双心灵的眸子[14]。”在这首诗中，陈赞一用一系列的质问来唤醒人们被荒诞冻僵的心灵，擦亮人们被荒诞蒙蔽的心灵的双眼。

3.对荒诞的主动回击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道：“此在的向世之存在本质上就是操劳[15]。”操劳就是指此在世内存在者打交道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践与行动，也就是用行动定义存在。陈赞一在诗集《情牵集》中，用坚定的行动戳破荒诞编

[13] [法]让-保罗·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页。

[14] 陈赞一：《情牵集》，加略山房，1993年，第42页。

[15] [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2018年，第75页。

织的黑暗，用微弱的理想向荒诞发出最坚决的反击。如在《我还是我》中，陈赞一写道，尽管别人说星星不可能摘到，梦想不可能实现，但是我要捉到圆月为镜，我要摘下一片浮云煮茗，我将香茗注入银河，我要凉风为我摇扇，我要微雨为我浣衣，我要雷声做我的鸡鸣，我要电光做我的荧光。诗人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信心，表达了对荒诞进行回击的坚定信念。又如在《谁》中，陈赞一写道，谁敢将人头变作一声警世的真言，谁愿意献出炽热的心房，暖和着冰冷的大地，谁会牺牲自己，使这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振聋发聩的质问，其实隐含着作者对荒诞回击的决绝之心。

三、存在主义的个体觉醒：《先觉者》以独在探问锚定超越性起点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道，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人是靠把自己突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他本身就是他超越的中心[16]。陈赞一对灵魂的追求是多义的，也是多层次的，陈赞一从在诗集《清净的心》中对自己内心的慎独的追求，到在《情牵集》中对他人苦难的共情的追求，再到《先觉者》中趋近超越性的境遇，其实就是对本身的超越，表达突破自身的感受

（一）从自我叩问到先觉者的独在感知

陈赞一从对自然之境中的自我灵魂的叩问，到把目光外放到他者的苦难，都是把自己的内心作为观察点，去共情他人的困境。到了《先觉者》陈赞一已经把对外的叙事转化为对个体内在灵魂的发问，用存在的感知打开作为自觉者的存在私域，表现了个体的觉醒。如在《先觉者（自序）》中陈赞一写道，我的深思在深山中，在大海中，诗人概括了在《清净的心》中的在大自然的屏蔽中完善内心的探寻阶段。诗人又写道，我的沉思在公园中，在天台内，诗人概括了在《情牵集》的共情阶段。诗人又写道，我的想象穿越浮云，我的感悟直透深山的本源，在起伏不定的海浪中寻找不变的定律，在一草一木中寻找生命的真谛，诗人一刻不停歇地寻求存在的本源与意义。最后诗人表明，我不做富贵人，只希望做一个先觉者。并决心将我感悟的东西送给世人，看见别人因我的觉悟而觉悟。至此，陈赞一已经进入到个体的自觉中，他的毕生所求就是作为先觉者唤醒众生，突破有限，走向无限，在多义追求中趋近超越性境域，向永恒的层次迈进。

1. 向内沉潜：以独语叩开存在的私域入口

在陈赞一的诗歌中，经常运用独语的形式表现诗人内心的感受，从抒发角度来说，诗人更倾向于抒发内心的顿悟与感受。但是在诗集《先觉者》中，诗人的独语更多的是对世界的感悟，是对存在意义的思索。诗人把独语当作一把钥匙，试图打开存在主义的私域入口。如在《永恒与一瞬》中，诗人围绕永恒和一瞬的概念及彼此的关系通过独语的形式进行深入的思考，诗人剥离了世俗下的假面具，道出了自我思索后的真心话，道出了自己的感悟，把目光聚焦在自己的内心。诗人多次运用“还是”、“是否”、“吗”、“怎样”等带有疑问和探寻语气的词

[16] [法]让-保罗·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语，去探寻存在的真实的意义，通过直面独处时内心的纠结与困惑，表现对生命与时间的真切体验，轻轻叩开存在的私域入口。诗人在结尾写道：“一片枯叶被凉风吹落平静的湖面，泛起一圈圈的涟漪”[17]，表明一瞬在永恒中所留下的痕迹，具体表现了诗人心中永恒与一瞬的关系。

2.先觉之眼：在日常世情里捕捉他人未察的存在微光

在诗集《先觉者》中，诗人以先觉者之眼，在别人习以为常的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捕捉他人尚未觉察的存在的微光。诗人对存在的揭示不是大张旗鼓地宣扬，没有把他觉察到的存在本相向世人宣讲，而更注重自我的觉醒与觉悟。如在《为什么要追求》中，诗人在开头就连用四个“为什么”，向人类的日常追求进行发问和探寻，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揭示人们平常作为终极追求的“至真、至善、至美”，其实就是“肥皂泡”、“童真”、“赞歌”。太阳只是宇宙中的微尘，亿万年只是时间的一瞬。在宇宙的广度和时间的长度中，暗夜中的一颗流星算得了什么，人类又算得了什么，人类能够做些什么，人类究竟是什么。人们把这些都习以为常，很少去思考，诗人作为先觉者对生命的意义和量进行思考，通过对日常中常见的现象进行反思，捕捉到他人未觉察的存在的微光。

3.独在的锚点：先觉者不急于外推的自守姿态

陈赞一的诗集《先觉者》中的先觉者一直在倾诉个体存在的真切感受，更注重自身的人生感悟，把觉醒与觉悟牢牢地安放在个体的精神世界中，没有把自己设定为启蒙者的角色。让已经觉醒的个体，从沉潜叩问，到捕捉微光，再到自守锚点，形成了缜密的逻辑闭环。如在《如何能够》中，诗人在题目中就发出疑问，如何能够做到。诗人写道，如何能够压着那奔波的心，在这匆匆的人世上，如何能够解开现实的枷锁。抒情主人公是想打破现实的枷锁。因为在这人间的牢笼里，在生死之间，是无数的灭亡，在苦与乐之间，是无尽的伤痛。抒情主人公一直在求索如何能赶得及在死亡与痛苦之前打开那坚固的牢笼，拯救被现实鞭打得不停奔波的心，如何能够在死亡与痛苦之前，让无数的灭亡与无尽的伤痛暂见那生存的快乐。抒情主人公陷入无限的迷惘中，正是这种先觉者所感受到的苦痛，推着他继续探寻精神的归宿。抒情主人公都是在内心对困惑的叩问，怎样能够找到内心的解脱和生存的快乐，聚焦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体现了自守的姿态。

（二）迷惘语境里试错式价值锚定

在陈赞一的诗集《先觉者》中，诗人通过对尘世的叩问，对永恒的追寻，在迷惘中逐渐摸索探寻具有超越性的境遇，利用试错性实践，寻求价值的锚定。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我只知道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去做；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把握[18]。”诗人在不同的价值向度里试探，筛选正确的路径，找寻正确的价值锚定。

1.跨出清静与悲悯后的意义悬空

[17] 陈赞一：《先觉者》，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7 年，第 17-18 页。

[18] [法]让-保罗·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第 20 页。

陈赞一诗集《先觉者》走出了诗集《清净的心》通过自然之境颐养自我心境的路径，也跨过了诗集《情牵集》的对底层苦难共情的场域，个体的心灵出现了空洞与悬空，出现了不知向何处去的精神迷惘，个体存在的叩问失去了前两个向度的确切的落脚点，灵魂的寻路再一次出现真空地带，这是试错价值锚定的思想基础。如在《寻找》中诗人写道，天海在广漠中相接，滔天的巨浪中，孤舟在找寻自己的路，诗人一直在寻找，哪怕是一条永远没有办法走完的路。苦海无路，呼喊冲不破风幕，眼泪冲不淡海水的苦难，很想停下来，但是还要苦撑着继续下去。极目远眺，看不见太阳、月亮、星星和灯，只能看见无边的苍茫，不知何处是岸。在广漠的天海相接处，在滔天的巨浪中，孤舟正在寻找。寻找和叩问依然在继续，为后续的试错价值锚定奠定了基础。《落地生根》《我渴望扎根》都表现了诗人要冲破迷惘和悬空的想法。

2.多向度精神触碰中的试错实践

诗人在精神的迷惘里，进行了多向度的精神的碰撞。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在存在主义看来，离开爱的行动是没有爱的；离开爱的那些表现，是没有爱的潜力的；天才撤掉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之外，是没有的[19]。”存在主义需要真切的实践，哪怕是试错式的实践。试错不是盲目的实践，而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具有筛选功能的实践。如在《冲破那有限的牢笼》中，诗人首先以龙、鲲鹏被困作比，又以千里马找不到无边的草原作比，然后点出英雄找不到宝剑，找不到大山，来一试宝剑的威力。表示不要让岁月将大山磨平，不要让风雨将宝剑生锈。抒情主人公要拔出心中的万丈宝剑，在宇宙中削平几座大山，再挥动心中那万丈宝剑，斩断岁月的长流，冲破有限的牢笼，在无限中不断地飞。展现了诗人对存在的现状的试错式的实践，想要找到冲出困境的路。在《我再次活在诗中》《我是一片自由自在的白云》《一段旅程》里都是抒情主人公做的不同向度的试错性实践。

3.试错沉淀下专属超越方向的初显

经过多向度的试错实践后，诗人最终找到了超越的方向，这个方向既不同于诗集《清净的心》中的心灵自守，也不同于诗集《情牵集》中的对苦难群体的共情，而是带着前两个向度探索的印记，在悬空迷惘中探索出的超越性境域的雏形，使对生存意义的探寻有了落地的锚点。如在《向前走》中，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在试错式的实践后，确定了方向之后的决绝的行动，是觉醒之后的的意志践行。用鲜血铺成一条路，用汗水编织成一道桥，将理想和现实连接起来。用眼泪作为饮料，用劳苦作为粮食，用意志作为衣服，用毅力作为行囊。尽管现实与理想相距万里，我仍一步一步向前走。对生存意义的探寻有了确切的定位，显示了抒情主人公的灵魂叩问轨迹。

（三）未闭合的超越向度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一个存在主义者永远不会把人当作目的，因为人仍旧在行程中[20]。”萨特又说：“让人使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

[19] [法]让-保罗·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20] [法]让-保罗·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得以存在[21]。”《先觉者》超越向度并没有完全闭合，这种超越的向度带着更加辽阔的敞开性，是对前两个向度的超越，又为接下来的追寻留下了超越的空间，拥有了可以延续的强大的生命力。

1.拒绝终极答案的开放式精神落点

从诗集《清净的心》到诗集《情牵集》的灵魂探寻的两个向度的追寻体验，为诗集《先觉者》的灵魂探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诗集《先觉者》中，灵魂的探寻趋近于超越性境域，诗人没有把灵魂的探寻固定为某一种人生的定论，而是锚定在具有多义性的开放式的精神落点，让超越的向度始终保持着不封口的开放态势。如在《我心中升起的明月》中，诗人写道，寒风吹皱了水，河面上映照的灯影也被吹乱了，孤寂的长堤上只有风声。如果顺流而下，就会有众多波浪相伴，如果逆流而上就要冲破惊涛骇浪。夜色吞尽了鱼的影子，晚霞也隐退了，星星也不见了。但是“我”的心中升起了心中的明月，任凭无数的洪涛大浪向“我”迎面而来，“我”仍然一步一步，迈向无尽的远方。诗人不停地对尘世进行叩问，对永恒进行追寻，即使世界变得孤寂黑暗，但是在“我”的心中升起了明月，虽然“我”的追求渐趋超越，“我”会永远不停地迈向无尽的远方。

2.承接个体与共存的弹性超越空间

陈赞一在诗集《先觉者》中所表现的没有闭合的超越向度，在诗集《清净的心》中的心灵的澄澈纯净之上，在诗集《情牵集》中对苦难的悲悯共情之上，建构了一个有弹性的超越空间，让超越的向度确定真切而又开放，始终顺着诗人真切的存在脉络发展。如在《只有不停寻找我的心》中，诗人写道，在崎岖而漫长的荒径上，一个老者孤独地向前走。诗人塑造了一个一直前行的老者，说明对尘世的叩问对永恒的探寻已经很长时间了。当老者疲累的时候，他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看秋风将草儿吹得弯下了头，摇曳的野草，好像向他挥手告别，又好像让他停止前行。但是老者依然前行，饿了就吃口干粮，渴了就喝些清水。他以风沙为披肩，以岁月为芒鞋，不停地前行。他没有地图和指南针的指引，他不停地寻找自己的心。老者不停地向前走，有一天，老者终于倒下了，化作了尘土，变成了野草的养料，支持着野草，向路人不停地招手。对尘世的叩问，对永恒的探寻永远不会停止，是不以人的生命的结束而终止的，所有的事物，所有的生命，前仆后继地不停地追寻，这个超越的向度与空间是富有弹性的。

3.永恒追寻里留存的诗性生长口

陈赞一通过三部诗集所发起的这场从尘世叩问到永恒的探寻中，在诗集《先觉者》中，在超越向度留下了未闭合的开放性的诗性生长口，没有堵死灵魂探寻的路，给后续的探寻留下了无尽的可能。让对尘世的叩问，对永恒的探寻在清净本心与悲悯共存中生长出超越性，使每次探寻和感悟都成为永不止步的前行。如在《声音》中，诗人总结了探寻的经历，从关闭了窗户，紧闭了心门，到打开了心门，打开了窗户，“我”抬头仰望那照耀过所有人的太阳，它为“我”唱出完美无瑕的歌曲。

陈赞一通过三部诗集表现了他从直面存在荒诞，在现世中安顿灵魂，到以先觉者使命完成灵魂本质重塑的完整路径，让诗歌成为连接个体灵魂与永恒意义的重要纽带，对当代人如何突破有限性困境，作出了人该如何安放自己的深层回答。

[21] [法]让-保罗·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内地与香港现代诗歌多沉迷于对现世荒诞的解构，对身份困境的展示，对私人情绪的宣泄。陈赞一以《清净的心》《情牵集》《先觉者》三部诗集，在诗歌中叩问尘世，追寻永恒，践行先觉者使命的灵魂寻路三重向度。从对现世有限性与荒诞性的尖锐发问，到在现世中为灵魂找到永恒归宿，再到主动扛起精神摆渡的使命，用终极价值重塑灵魂本质。这不是孤立的个人精神独白，而是对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灵魂无家可归的困境的深度回应。陈赞一的这三部诗集值得读者去认真阅读，值得学者去深入研究，这三部诗集的思想价值和高超艺术性会越来越被认知。